



# 想我的母亲

□梁实秋

我的母亲姓沈，杭州人，世居城内上羊市街。我在幼时曾侍母归宁，时外祖母尚在，年近八十。外祖父入学后，没有更进一步的功名，但是课子女读书甚严。我的母亲教导我们读书启蒙，尝说起她小时苦读的情形。她同我的两位舅父一起冬夜读书，冷得腿脚僵冻，取大竹篓一，实以败絮，三个人伸足其中以取暖。我当时听得惕然心惊，遂不敢荒唐。我的母亲来我家时年甫十八九，以后操持家务尽瘁终身，不复有暇进修。

我同胞兄弟姐妹十一人，母亲的煦育之劳可想而知。我记得我母亲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洗澡。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，我怕痒，总是躲躲闪闪，总是格格地笑个不停，母亲没有工夫和我们纠缠，随手一巴掌打在身上，边洗边打边笑。

北方的冬天冷，屋里虽然有火炉，睡时被褥还是凉似铁。尤其是钻进被窝之后，脖子后面透风，冷气顺着脊背吹了进来。我们几个孩子睡一个大炕，头朝外，一排四个被窝。母亲每晚看到我们钻进了被窝叽叽喳喳地笑语不停，便过来把油灯吹熄，然后给我们一个个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，被窝立刻暖和起来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我不知道母亲用的什么手法，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的温暖舒适，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快乐的，可是那个感受不可复得了。

我从小不喜欢喧闹。祖母生日照例院里搭台唱傀儡戏或滦州影。一过八点我便掉头而去进屋睡觉。母亲得暇便取出一个大簸箩，里面装的是针线剪刀一类的缝纫器材，她要



做一下缝缝连连的工作，这时候我总是一声不响地偎在她的身旁，她赶我走我也不走，有时候竟睡着了。母亲说我乖，也说我孤僻。如今想想，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偎在母亲身旁？

在我的儿时记忆中，我母亲好像是没有时候睡觉。天亮就要起来，给我们梳小辮是一桩大事，一根一根地梳个没完。她自己也要梳头，我记得她用一把抿子蘸着刨花水，把头发弄得锃光大亮。然后她一听上房有动静便急忙前去当差。盖茶碗、燕窝、莲子、点心，都有人预备好了，但是需要她去双手捧着送到祖父母跟前，否则要儿媳做什么？在公婆面前，儿媳

永远是站着的，没有座位的。足足站几个钟头下来，不是缠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！最苦的是，公婆年纪大，不过午夜不安歇，儿媳却要跟着熬夜在一旁侍候。她困极了，有时候回到房里来不及脱衣服倒下便睡着了。虽然如此，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。

母亲爱她的家乡，在北京住了几十年，乡音不能完全改掉。我们常取笑她，例如北京的“京”，她说成“金”，她有时也跟我们学，总是学不好，她自己也觉得好笑。我有时学着说杭州话，她说难听死了，像是门口儿卖笋尖的小贩说的话。

我想一般人都同意，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都是最

好吃的。我的母亲平常不下厨房，但是她高兴的时候，尤其是父亲亲自到市场买回鱼鲜或其他南货的时候，在父亲特烦之下，她也欣然操起刀俎。这时候我们就有福了。我十四岁离家到清华，每星期回家一天，母亲就特别疼爱我，几乎很少例外地要亲自给我炒一盘冬笋木耳韭菜黄肉丝，起锅时浇一勺花雕酒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的一道菜。但是这一盘菜一定要母亲自己炒，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样了。

我母亲喜欢在高兴的时候喝几盅酒。冬天后围炉的时候，她常要我们打电话到长发叫五斤花雕，绿釉瓦罐，口上罩着一张毛边纸，温熟了倒在茶杯里和我们共饮。下酒的是大落花生，若是有“抓空儿”的，买些干瘪的花生吃则更有趣。我和两位姊妹陪母亲一顿吃完那一罐酒。后来我在四川独居无聊，一斤花生一罐茅台当晚饭，朋友们笑我吃“花酒”，其实是我母亲留下的作风。

我自从入了清华，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就少了。抗战前后各有三年和母亲住在一起。母亲晚年喜欢听评剧，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，因为离家近，打个电话给卖票的，总有好的座位。我很后悔，我没能分出时间陪她听戏，只是由我的姊妹弟弟们陪她消遣。我父亲曾对我说，我们的家所以成为一个家，我们几个孩子所以能成人为人，全是靠了我母亲的辛劳维护。三十八年以后，音讯中断，直等到恢复联系，才知道母亲早已弃养，享寿九十岁。西俗，母亲节佩红康乃馨，如不确定知母亲是否尚在则佩红白康乃馨各一。如今我只有佩白康乃馨的份了，养生送死，两俱有亏，惨痛惨痛！

碎碎念

## 难以释怀的沉没成本

□雨凉

朋友圈里不乏剩女，娜娜却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个。别人“剩”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，娜娜“剩”是因为她沉浸于上一段恋情无法自拔，没有心思去相亲，也没有心情和周围的男人搭讪。再遇见什么男人，都觉得没他好。有朋友戏称娜娜是“情圣剩”——看来她真的是受爱情伤过深了，深至病入膏肓，无法开始一段新恋情。

《小王子》里有句话：“你爱的那朵花，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你曾为那朵花付出过。”付出的越多，就越难以释怀。说到底，娜娜最痛惜的还是自己曾经的付出。没有她的一往情深和鼓励调教，当年才出校门的毛头小伙怎么会蜕变成今天在单位颇受器重、前途大好的青年才俊呢？分手后，前男友很快有了新女友，这让她越发感觉心理失衡。

娜娜于是时不时找出些事情去“骚扰”他，比如要他帮自己搞定住房贷款手续、为公司业务求他出面去疏通关系什么的。他觉得别扭，又不忍驳她的面子。看着他为她做这些事情，她觉得欣慰，这不光稍稍弥补了他对她的亏欠，也许更是对另一个女人的挑衅：别忘了，他曾经是我的！

可是这样的做法毕竟算不得名正言顺。前男友的现女友得知后岂能等闲视之？人家很快便找机会给娜娜难堪。这让娜娜愈加心结难解。

据说，最著名的“情圣剩”当数刘德华的前女友喻可欣。喻小姐在和华仔分手二十多年后，还念念不忘旧情，又是披露两人曾经签署过结婚证书，又是出书大曝与刘德华相恋的始末，将若干年前的亲密关系如数家珍逐一公开。这消费旧爱的之举看似回报不菲——她的书再版四次，进账数百万，还转让了电影电视剧版权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
可是兜兜转转二十多年，喻可欣不管工作还是生活始终都离不了刘德华这服“药引子”，让天下人终于悟出了“情圣剩”是怎样炼成的——任何男人看到她如此痴情，谈一次恋爱就惦记半辈子，恨不得揭光人家老底，谁敢斗胆去爱偏执女？由此看来，“情圣剩”不光自恋又自私，最悲哀的是到最后，那旧情成了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精神鸦片，让她无暇顾及是否还有其他通往幸福的路。

我的同事，一位“85后”女孩，在男友提出结束恋情后，不光删去他的手机号、QQ号，丢掉他赠予的物品，还毫不迟疑地搬离原来的住址，重新租一套房子住。我们不解地问：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呢？难道还怕前男友来骚扰你吗？她回答：不！我是怕自己骚扰自己。

她说，面对一段无法挽回的恋情，谁都会痛惜“沉没成本”——那些在恋爱中花费的时间、金钱，付出的真情、精力、心思……明明已无法收回，可很多人往往还是要为此耿耿于怀，试图去挽回一些什么。实际上，对“沉没成本”的打捞，往往都是得不偿失。所以她要最快的速度忘记——如果让懊悔支配心情，那么你把把握命运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。何况，有什么损失比花样年华的悄然流逝代价更高呢？

心机学

# 坏预期会有坏结果

□崔耕和

朋友老罗带着满腔郁闷给我讲了他近来的一件糗事。

一天，老罗的初恋情人在公差顺道来到他所在的城市，这让老罗喜不自禁。十多年了，老罗睁眼闭眼间都会浮现出她当年的曼妙影像，如今，回忆竟然变成了现实，老罗的心跳自然也加速了。见面没寒暄几句就到了吃饭的点儿，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僻静的地点，叙一叙那难忘的青葱岁月。

地点选在哪儿呢？这让老罗犯了难。老罗生活的地方是个小城市，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走在街上，时不时会碰到熟

人。老罗为人处世一向谨慎，不想因碰上熟人而解释不清。更怕的是万一传到妻子耳朵里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尽管老罗有蠢蠢欲动的心，可没有足够的胆子越雷池一步。于是老罗经过深思熟虑，放弃了人声嘈杂的市区，来到郊区一家休闲处所。

满怀幸福期待的老罗领着初恋情人刚一落座，就被一声“姐夫，你也来了”的问候打蒙了。妻子的亲弟弟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站在他面前。老罗的尴尬可想而知。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，旧情没来得及叙，反而指天画地、捶胸顿足地向小舅子解释了半天，晚上又向妻子解释到半

夜才完事。

是啊，怕什么就来什么，美国有一个叫墨菲的人早就将这种现象上升为定律了。这个定律可以概括为：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，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大，它总会发生。老罗的糗事在生活中并不鲜见。越是担心失败的人可能真的会失败，越是担心犯错误的人可能真的会犯错误，越是担心挨上司批评的人可能真的会挨批评。这并非强调事情发生的必然性，而是说，许多事情往往按预想的方向发展。

老家的木匠大叔前不久去世了，他的死也佐证了墨菲定律的存在。木匠大叔是个很信命的人。三年前，村里来了个算

命先生，许多人找他算命，大叔当然也不放过这个机会。算命先生一上来就算出了大叔是个木匠，这让大叔口服心服。接下来算出大叔只有三年阳寿，这本来是算命先生骗钱的小把戏，可大叔却信了，并从此一蹶不振。大叔整天唉声叹气，木工活也不做了，整天掰着手指头倒计时，人也一天天消瘦。在第三个年份上，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。大叔肯定至死也不明白，不是命算得准，而是他照算命的预期去实施了。

坏的预期会有坏的结果，这也是佛说的“境由心造”。墨菲定律其实还告诉我们：尽管笑一笑明天未必会更好，但不笑，明天肯定会不好。